

青少年 科普图书馆

中国科学院院士 **叶叔华、郑时龄** 郑重推荐

一场森林百鸟的音乐盛会，一部大自然的赞歌。

(美) 巴勒斯 著

刘丙海/译

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·第四辑

醒来的森林

美国自然文学之父成名之作

世界**最受欢迎**的十大**自然文学**经典作品之一

美国中小學生必读课外读物之一

多篇文章入选美国中小学语文课本

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



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·第四辑

醒来的森林



(美) 巴勒斯 著
刘丙海 译

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醒来的森林 / (美) 巴勒斯 著; 刘丙海译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4.4

(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·第四辑)

ISBN 978-7-5427-5972-6

I. ①醒… II. ①巴… ②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 I7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9511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蕾

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·第四辑

醒来的森林

(美) 巴勒斯 著 刘丙海 译

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中山北路 832 号 邮编 200070)

<http://www.pspsh.com>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潮运印刷厂

开本 787 × 1092 1/12 印张 14 字数 168 000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27-5972-6 定价: 23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

请向出版社联系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/ 鸟儿都飞回来了
- 027 / 铁杉林中的鸟
- 051 / 阿迪朗达克山脉的鸟
- 069 / 鸟 巢
- 093 / 春天，去首都看鸟
- 119 / 桦树林中的冒险之旅
- 143 / 蓝 鸬
- 151 / 大自然的邀请

○ 鸟儿都飞回来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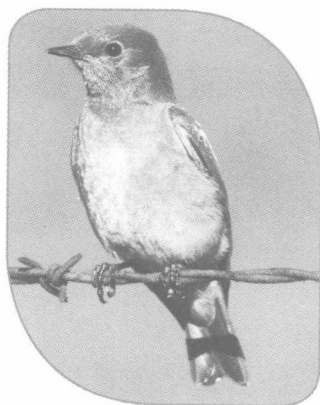
长刺歌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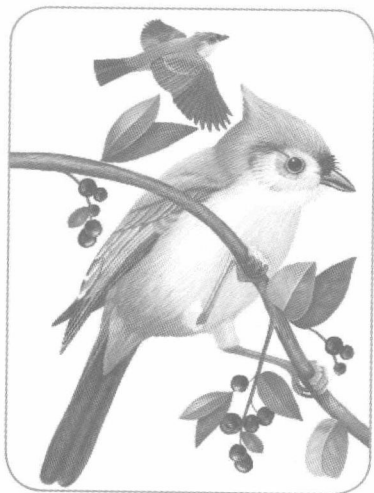
白眼翔食雀



冬鹪鹩



蓝鸠



灰冠山雀



棕林鸫

在我们生活的北方，春天是从3月中旬开始的。到6月中旬，甚至到夏至，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到春天和煦的阳光。那时，树上的嫩芽和细小的枝条也就逐渐粗壮起来，而小草也日渐茁壮，不见了刚刚拱出地面时的水嫩。

春天，是鸟儿归来的时期。那些相对能忍受寒冷，而且尚未被完全驯化的鸟儿，比如歌雀和蓝鸽，通常在3月就飞回来了；而那些比较稀有，羽毛也更漂亮的林鸟，却要到6月才会飞回来。

正如季节对鲜花的格外眷顾，季节的每一个时令也会对某种鸟儿格外垂青。蒲公英会告诉我什么时候去寻找燕子；紫罗兰会告诉我什么时候去寻找棕林鸫；当看到延龄草开花时，我知道那是春天来了。但是，延龄草开花，并不代表知更鸟刚刚苏醒，因为他已经醒来好几周了，因此，延龄草开花，代表的是整个宇宙的苏醒、整个大自然的复苏。

然而，鸟儿们的行踪多少有些神秘，并时常让我们感到惊奇。当我们早晨来到林中时，根本别想听到棕林鸫和绿鹃一丁点儿的叫声；但不一会儿，丛林中，甚至每一棵树中间，都回荡着他们的歌声；再一会儿，却又是一片寂静了。在此期间，有谁看见鸟儿飞来了呢？又有谁看见鸟儿飞走了呢？

你看那只活泼的小冬鹳鹑，他在篱笆墙上跳上跃下，时而躲到那边的垃圾下面，时而又跳到几英尺之外。他是如何挥舞着自己弧形的小翅膀，飞过千山万水，总是在每年的同一时间到达这里的？

我还记得，在去年8月份时，我曾在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森林里见到过他，他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。但仅仅几周之后，我就又在波托马克河畔看到了他，还是这只喜欢多嘴的、顽强的家伙。他是如何穿越整片的森林来到这里的呢？

是轻松地飞跃过来，还是使出浑身解数，拼命舞动壮实的身体，凭借无畏的勇气和毅力，战胜黑夜和严寒才来到这里的呢？

看那只蓝鸽，他的腹部是土地的颜色，身上却犹如蓝天般湛蓝——难道他在3月的明朗天气突然降临，只是为了温柔而多情地告诉我们，春天已经到来了吗？确实如此，在春天这个所有鸟儿都飞回来的时期，没有哪种情景能比这只小蓝鸟的出现，或者说当他出现时表现出的袅袅嚶嚶，更让人感到好奇，更富有启示意义。

刚开始，你只能听到这种鸟儿奇妙的声音，好像是凭空传来的，无从寻找出处；到3月的某个清晨，你会听见他更为美妙的歌喉，而且也更加接近，却说不清楚来自哪个方向。他的现身是突如其来的，就像没有乌云的天空突然下了一点雨，而你所能做的，就只是望着、听着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然而，天气的变化是难以捉摸的，或许会出现降雪，从而短时间内会再度寒冷。那么，要想再听到蓝鸽的鸣叫声，就要等到一周之后了。到那时，或许我会看到他正落在篱笆墙上，挥舞着翅膀，冲着配偶欢快地鸣叫，而他们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，鸣叫声也更加频繁了。他们轻快地到处飞翔，毫无顾忌，鸣叫声似乎也变得更为骄傲和欢快，直到找到谷仓或马厩。他们在谷仓和马厩的上空盘旋，带着疑问的神态，透过马厩的窗户，小心翼翼地张望鸽子的窝，审视马厩中间腐朽的树木，以期能找到合适的栖身之所。

除蓝鸽外，还有知更鸟、鹪鹩、燕子，也想在这里安家，于是他们在是否强行入住鸽子的领地这个问题上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和战争。但随着季节的逐渐推移，他们最终放弃了原来的征服方案，心平气和地去了偏远的原野，并在那里居住下来，因为那里是他们的老家。

在蓝鸽之后归来的，是知更鸟。有的知更鸟在3月归来，但在绝大多数地区，

4月才是知更鸟的归来之月。他们成群结队地从远方归来，飞过原野，飞过丛林。人们总能在草原、牧场或者在半山腰上，听到他们啾啾的鸣叫声。倘若你行走在树林中，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在空中回响，可以听见他们的翅膀煽动树叶发出的响声。他们异常快活和欢喜，不停地跑啊、跳啊、叫啊，时而从空中俯冲下来，时而互相追逐着在林间穿梭。

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的很多地方，知更鸟仍然沿袭着产糖的传统。这可能也是人们喜欢他们的原因之一。不过产糖对于他们来说，几乎算不上是工作，因为他们总是一边玩耍一边就捎带干了。如果是在晴朗的日子里，你随便在哪处空地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听到他们的歌声。

当太阳快要落山时，知更鸟会神情庄严地站在枫树顶上，昂着头，唱起最朴素的歌曲。尽管此时的天气仍然带着寒气，但他们却执意在粗壮、安静的枫树上栖身。可以说，一年当中所有鸟儿的歌声，都不及他们的歌声甜美，再加上四周适宜的景色，这就更让人们对他们的歌声翘首以盼了。他们的歌喉是那么圆润，他们的歌声是那么单纯，正是他们的啼叫声，打破了沉闷的冬季，为漫漫严寒画上了句号。

知更鸟是我们这里土生土长的鸟儿，与那些外邦来的鸟儿相比，比如拟鹇鹑、玫瑰胸大嘴雀等，跟我们更为亲近。他们胆识过人、喜欢喧闹、生性活泼、爱好和平，翅膀强劲有力，生活习性跟本土其他鸟儿差不多。可以说，知更鸟是鸫类的先驱，他为其他鸫类艺术家的到来吹响了前奏。

尽管知更鸟有着卓越的劳动技巧，艺术家般的高贵品位，但在筑巢方面却让人不敢恭维。看那些土里土气、建筑粗糙的泥瓦活，我真不愿意相信那是知更鸟的作品。再看看对面蜂鸟精致的小巢，更让我觉得知更鸟在筑巢方面缺乏天赋。

蜂鸟是一种珍贵的鸟儿，而其巢也堪称精美绝伦。蜂鸟的巢主体是一种白色的物质，类似于毛毡，可能是什么花草上的绒毛或什么昆虫身上的细毛。这种白色物质跟那些长着青苔的树枝搭在一起，十分协调，用很细的丝线编织在一起。

对于知更鸟来说，因为他拥有漂亮的外表和卓越的音乐才能，难免会让我们产生他也拥有精致的住所的想法。我认为，他的巢至少要像极乐鸟的巢那样清洁、漂亮，因为极乐鸟的歌声是那么刺耳，与知更鸟的小夜曲相比，简直就是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。还有，他们的歌声也远不及知更鸟的动听，但他们的巢却像罗马富丽堂皇的别墅，而知更鸟的巢也就算得上是乡下的茅草屋。

悬于空中的鸟巢，代表的是其特有的品位。鸟儿们将巢筑在大树的细枝上，任其随风飘荡。但让人不解的是，为什么知更鸟长着翅膀，却害怕从空中掉下来呢？为什么他们要把巢建在很低的地方？要知道随便哪个小孩都能够到。不过，如果我们从知更鸟的秉性来解释这件事，就不难理解了：知更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，而绝不是贵族中的一员，所以对于他们的筑巢技巧，我们要求更多的应该是稳定性，而不是高雅性。

除知更鸟外，菲比霸鹟（翔食雀的先驱）也在4月归来。不过，她归来的确切时间却不固定，有时比知更鸟早，有时比知更鸟晚。对我来说，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很多年以来，我总是在复活节期间的某个明媚清晨，在以耕地为生的乡下发现她。她有时在谷仓上，有时在草棚上，摇头摆尾，以此来宣告她的到来。或许，你听到过蓝鸽哀伤思乡的歌唱，听到过歌雀委婉动听的啼鸣，却不一定听到过菲比霸鹟的歌声，它是那么清脆、欢畅、自信满满，好像在告诉人们自己又一次的归来。

当她停止歌唱时，便会展翅跃入空中，旋转着绘出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，

看上去好像在寻找食物，但我认为，这更多的是在炫耀舞姿，好弥补她在歌唱上的不足。通常，朴实的装扮更能显示歌唱的卓越，如果以此来评判菲比霸鹟，那她无疑是最为卓越的歌唱者。她全身的羽毛都呈灰白色，再朴实不过了，而且，她的体形也跟“完美身材”相差甚远。不过，她的如约而至，她的礼貌有加，她的和蔼可亲，完全可以让人们忽略她歌喉和外形上的不完美。几个星期之后，菲比霸鹟已经很少了，只能偶尔看见她从建在桥下或崖壁下的巢穴中飞过来。

金翼啄木鸟是4月归来的另外一种鸟；他也被称为“高洞鸟”、“弯嘴小啄木鸟”、“哑噗鸟”。他的归来日期比红腹知更鸟晚一些，在春天和秋天会和后者相遇。作为我童年时的好伙伴，金翼啄木鸟的叫声对我而言意义特殊。一声悠扬而响亮的鸣叫声，从某个干树枝或篱笆墙上传来，旋律婉转动听，这便是金翼啄木鸟发出的春天之声。我记得，所罗门王在描述春天的良辰美景时，用的结束语是：“斑鸠的声音回响在大地之上。”眼前农耕区的春天同样有着那样的特点，因此，也可以用类似的结束语：“金翼啄木鸟的歌声回响在森林中。”

他的啼叫声浑厚而响亮，似乎并不期待得到回应，而只是表达自己的喜好，又或者只是为了歌唱而歌唱，而这无疑是他爱好和平的宣言。留心观察之后，我又有了重大发现，原来并非只有著名的鸣禽才会在春天发出鸣叫，大多数鸟都会发出特定的音调或声音，尽管不是那么完美，甚至跟完美和艺术相差甚远，却很特别。就好像“在闪亮的鸽子身边，鸢尾花反而更鲜艳”，正是因为有了鸽子的幻想曲，他那漂亮的表兄才蓬勃生长。

于是，“沉默的歌手”被全新的精神唤醒，他们不再沉默，而是轻轻地哼出了美妙的音乐。来亲耳听一下吧：灰冠山雀的歌声像哨声般清脆、甜蜜；五十雀的啼叫温柔而低沉，带着浓浓的鼻音；蓝鸫的歌声发颤，轻快而又多情；草地鹨的笛鸣悠远而响亮；鹌鹑像在吹口哨；松鸡则打着鼓点；燕子叽叽喳喳

地不停叫唤……连母鸡发出的声音都那么亲切和温馨。

我相信，就算是猫头鹰也希望黑夜能充满音乐。春天里，所有的鸟都是或者终将是唱歌的好手。听到公鸡的啼叫声，我更加确信以上结论的正确性。虽然枫树的花不像木兰的花那么耀眼，但它终究是开花了。

很少有作家表扬麻雀的歌声，可是，只要是见过他停留在路边，竭尽所能地重复那支美妙歌曲的人，谁又能否认他曾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歌唱家呢？谁听到过雪鸮的歌声？他的颤音非常好听，我曾在2月就听到过他痴狂的歌声。

同样，褐头牛鹂也具备这种音乐素质，而且毫不吝惜地表现了出来。他是一夫多妻制的崇尚者，所以每当他在最高的枝头休息时，总有两三个身穿青衣、面容姣好的女性跟在身旁。他总是在清晨吐露心声——这些音符从他嘴里潺潺流出，如泣如诉，很像往玻璃瓶里倒水的声音，微妙动听的音律，进入人们的耳畔。

对于普通啄木鸟来说，春天同样具有魅惑力。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，这一点与皱领松鸡十分相似。3月，当世界尚且弥漫着冬天的寒意时，在一个晴朗而安宁的早晨，一声声清脆、带着回音的敲击声，从枯树干或枯树枝上传来，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这就是绒啄木鸟发出的春之声。在这安静而祥和的环境中，我心情愉悦，侧耳倾听。因为他的曲目总是在同一时节奏响，所以我认为完全不需要再借作家之笔去刻意渲染。我坚信，他的音乐技巧必然是很纯正的。

果然，“金翼啄木鸟”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如期加入春之声的大合唱。他的歌声是他的绝技，是他在音乐方面造诣的直接体现。

我记得有一片糖枫树林，那里有一棵年岁已高的老枫树，它就像一个哨兵，守护着这片枫树林以及栖息在它身上的金翼啄木鸟。一年又一年，它那腐朽的

树干是金翼啄木鸟最好的安身之所。

虽然距离筑巢正式开始还有一两周，但在这棵老枫树的树枝上，几乎每天早晨都会传来金翼啄木鸟的嬉笑声。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，欢呼雀跃，间或传出一两声轻鸣——这或许是他们在说情话，又或者是为什么事耳语——然后，响亮而清脆的鸣叫声接二连三传来，顷刻之间，嬉笑声、打闹声、尖叫声混杂在一起，透露出一种原始的野性，好像是什么事让他们情绪高涨。这种狂欢式的叫嚣和打闹，难道是他们的配对仪式吗？又或者只是他们在庆祝一年一度的“乔迁之喜”呢？对此，我不再深究，留给读者去判断。

与同类不同的是，金翼啄木鸟并不喜欢藏匿在树林的偏僻之所，而是喜欢在原野上或树林边逗留。这也使他的饮食习惯与同族迥异，他的食物大多来自土地，他以土地上的蚂蚁和蟋蟀为生。他不满足于只做一只啄木鸟，于是想方设法进入知更鸟和雀类的社交圈，并为此放弃了林中生活，转而投身于原野和草地，甚至不惜以果实和谷类为食。长此以往会出现什么结果？他对土地的热爱和对行走的热衷，会让他的腿变得更长吗？他把果实和谷类作为食物，会让他的色泽、声音变质吗？他与知更鸟的联姻，能否让他的歌喉更为出众呢？这或许是个值得达尔文深入研究的问题。

确实，最近两三个世纪以来，有什么能比鸟类的历史更吸引人呢？毋庸置疑，人的到来对鸟类产生了重大影响，而且是积极的影响，因为鸟类的生存繁衍离不开人类社会。据说，加州大多数鸟原来并不会叫，直到在加州安家才发出声音。

这难免引发我的猜想：土著印第安人听到的棕林鸫的叫声，与我们听到的他的叫声，是同一种声音吗？在北方还不是草地，南方还不是稻田的时候，刺歌雀在哪里玩耍呢？他们的身体是否也像现在这样柔软呢？他们是否也像现在这样快乐呢？他们的羽毛也和现在一样吗？还有燕子、百灵鸟、金翅雀，他们

生性喜欢原野，讨厌树林，很难想象他们是怎样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中生存的。

转回正题。歌雀很惹人喜爱，作为在春天归来最早的鸟，还不到4月，他就已经回来了。他的歌曲淳朴素雅，给人以愉悦。

5月，属于燕子和黄鹂，但并不妨碍其他贵宾的到来。实际上，在5月最后一周到来之前，绝大部分鸟儿都会归来，只不过燕子和黄鹂最为扎眼。黄鹂的羽毛鲜艳无比，很像来自热带的鸟儿。他们从花丛、树丛中飞过，啾啾唧唧叫个不停，我经常整个上午都能听到他们的情歌。而燕子则逗留于谷仓上或屋檐下，叽叽喳喳地一边窃窃私语，一边建筑巢穴。树林中，树枝上才刚刚露出嫩芽，皱领松鸡已经敲响了鼓点；草地上，草地鹨的叫声很悠扬；黄昏时分，沼泽地、池塘边，蛙声此起彼伏。5月是连接4月和6月的桥梁，也是百花的生长期。

到6月时，所有的鸟儿都归来了，我们大饱了眼福，也就不再期盼什么了。尤其重要的是，我们看到了在季节的推移下，各种鸟儿的歌喉和羽翼从稚嫩趋于完美的过程。顶尖级的艺术大师都来到了这里，所有的鸫类无一缺席，知更鸟和歌雀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。

这时的我，拿起一束粉红色的杜鹃花，随便坐到哪块岩石上，都能尽情享受视觉和听觉的盛宴。我知道，杜鹃鸟是在6月归来的，此外，金翅雀、极乐鸟以及猩红丽唐纳雀，也是到6月才能看到他们的踪迹。在草地上，刺歌雀可谓出尽风头；在高原上，原野睿雀的轻声吟唱，犹如黄昏恋曲般打动人心；在树林里，各种鸫一起奏响了乐章。

在所有鸟儿中，杜鹃无疑是最孤独的，同时也是最温顺、最安静的。他从来不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，好像心里有一段沉重的往事。他的歌声中饱含着失落和悲伤，但对于耕种的农民来说，这意味着要下雨了。在其他的鸟儿都唱着欢乐的歌曲时，这种音韵深沉的曲调反而更吸引我。站在距离树林几百英尺

的地方，一种超凡脱俗的声音从树林深处传来。华兹华斯（Wordsworth）曾用这样的诗句赞美欧洲杜鹃，我想这些诗句用在我们这里的杜鹃身上一样合适：

高兴的客人啊！
我听到了你的叫声，
让人很快乐。
杜鹃啊！应该把你称为飞鸟，
还是游离不定的音波？

我安静地躺在青青的草地之上，
听到你快乐的声音，
这声音从一个山岗飞到另一个山岗，
回声在远远近近回荡。

春之佼佼者！欢迎你！欢迎！
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认为你不是鸟，
而是隐匿的精灵，
是游离的音波，
是某种神秘！

我们这里只有黑嘴杜鹃，黄嘴杜鹃要在南方地区才能找到。不过这两种杜鹃的叫声差别不大，黑嘴杜鹃的叫声有时跟火鸡的叫声很像，而黄嘴杜鹃的叫声则类似于这样的声音：咕咕、咕咕咕。

当黄嘴杜鹃决定要在哪棵树上筑巢时，会先把这棵树上所有的害虫都吃掉。他站在一根树枝上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仔细审视这棵树的所有枝叶，一旦发现食物，便立刻展翅冲过去。

每到6月，黑嘴杜鹃都会去果园和花园游历一番，并借此机会以尺蠖虫来犒劳自己。这时的黑嘴杜鹃，可以称得上是最温顺的鸟儿了，即便你走到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，他也不会飞走。有一次，当我离他只有几英尺时，他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紧张和恐慌。他很单纯，但也可能是不动声色、超然物外。

杜鹃的羽毛是褐色的，光滑油亮，很是漂亮，是我所熟知的那种浅色羽毛所无法比拟的。此外，他的羽毛还因坚硬和毛色纯粹而著名。

黑嘴杜鹃的某种神态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种旅鸽，虽然两者在体形和羽翼颜色上各不相同，但前者被红眼圈圈着的眼睛、脑袋的形态、起飞和降落的动作，都显示出与后者的相似之处。不过，就他们飞翔时的优雅姿势和速度来说，黑嘴杜鹃显然要逊色很多。与红鹑一样，黑嘴杜鹃的尾翼与身体似乎不太协调，这使他飞起来悄无声息，而知更鸟和鸽子每次飞过时，都会留下哗啦啦的声响。

你是否听过原野春雀的歌声？如果你居住在放牧区，那么想错过他的歌声都难。我想，著名的鸟类学家威尔逊（Wilson）定然没有听过他的歌声，否则就不会称他为“草雀”了。原野春雀有两大特征，首先，他的尾巴上有两条横向分布的白色羽茎；第二，他总是潜伏在距离人们几英尺远的地方；据此，很容易就可以认出他。

假如你想找原野春雀，不应该去草地或果园，而应该去海拔较高的放牧区。当太阳渐渐西沉，其他鸟儿都收了歌喉休息时，原野春雀就粉墨登场了，他的歌声成为最吸引人的音乐。因此，他又被恰如其分地称为“黄昏雀”。每到黄昏，赶着牛群的牧人，总是在黄昏雀悦耳歌声的陪伴下回家。他的歌声不像歌雀的

歌声那么清脆，也没有多少抑扬顿挫的变化，而是一曲原始、低沉、充满幽怨但却动听的歌。可以说，朴实的牧地歌手——黄昏雀的小夜曲，不仅具有歌雀曲调的精华，还兼具林雀歌声的甜美及颤音。

暮色逐渐降临，走在辽阔无边、牛羊成群的原野，随便找一块干净且带着阳光余温的岩石坐下，侧耳倾听黄昏雀的小夜曲，真是难得的享受。那曲调来自远处的矮草丛，成群的牛羊正在那里吃草，曲调就从那里飘出，传往四面八方。首先传出的，是两三声嘹亮悠长的声音，然后声调转而减弱，最后以柔弱的颤音收尾。这是一首完整的歌曲，但我们能听到的，通常只是其中的几个音符。因为那些微弱的部分，已经消逝在风里。

他的歌曲是那么朴实无华，又是那么随意、富有亲和力，完全是出自本能而演绎的美妙曲调，是大自然中最特别的一种声音。碧绿的草地、坚硬的岩石、腐朽的树木、广阔的农田、安静的羊群，再加上披着晚霞的山坡，所有的一切都被包含在他的曲调之中。至少，这是鸟类能够完成的事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黄昏雀的雌鸟总是露天筑巢，而且不会像其他鸟儿那样用藤条或枯草掩饰，更不会固守于一个地方筑巢。只要稍不留心，人或者牲口，就会把她的窝踏平。但据我推测，黄昏雀对另一种危险的担忧远远大于对人或牲口的担忧。所有的雀类都知道，臭鼬和狐狸蛮横无理，非常狡猾，又颇具好奇心，他们会用扫荡的方式，搜索所有能为老鼠或鸟类遮挡风雨的荆棘丛、树篱、草丛……

毫无疑问，皱领松鸡必然也懂得这个道理，因为她也像黄昏雀那样露天筑巢，而且不用任何东西遮掩。她从繁盛、茂密的森林，来到辽阔、见光的所在。在这里，对于任何方向来的敌人她都能应对自如，并轻松飞往想去的地方。

我喜爱的另外一种原野春雀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他们通常被鸟类学家称为“田